

# 汉 江

## ——外传篇



## 1

## 秋色赋

春秋、春秋，若欲说“秋”，则必须先说“春”。

春，无人不爱，无人不宠，无人不恋。因此，文人墨客便创造了“春姑娘”的美称、雅称来抒发春情，凡夫俗子便创造了“春妮”、“春妞”的俗称、俚称来表达感情。春，因可爱、可宠、可恋、可思而可歌、可泣、可赞、可叹！古往今来，春歌，你唱，我唱，他唱，大家唱，唱尽春情、春意、春景、春色。以“春归”而言，历代诗词举不胜举，表现了无限的眷念，宋人王岩叟十分感慨地说：春归乃自然过程，“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引自《宋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篇首语）。

而秋呢？则或往往使人愁，如“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愁；或往往使人怨，如“色衰爱弛弃若敝屣”的秋女；或往往使人寒，如“铁马秋风大散关”中的秋风；或往往使人恐，如“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的秋决。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秋声赋》，是悲秋名作：“噫嘻！悲哉！此秋声也”。“秋之为状”——惨淡，清明，栗烈，萧条，寂寥；“秋之为声”——凄凄切切，呼号奋发，肃杀戕贼，摧败零落。因而悲秋和秋悲的气氛浓烈弥漫，令人闻秋（声）而色变。

其实，以时令而言，各时、各态、各色、各景，春花、夏雨、秋叶、冬雪，各有其美，各有其色，各有千“秋”。“秋”，因万千气象而可说成“各有千秋”，而春、夏、冬则不可仿而言之为“各有千春”、“各有千夏”、“各有千冬”。至于如果较真格的，说到“色”，大大小小的辞书里只有——春色、秋色，而就没有——夏色、冬色。为什么呢？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春、夏、秋、冬都为表时令的名词，应该可以一律修饰限制“色”而形成四个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词语——春色、夏色、秋色、冬色；但，由于“色”既有“景色”义，又有“色彩（缤纷）”义，同“春”、“秋”相配就自然贴切；而“冬”之为“色”则白，“夏”之为“色”则“绿”，太单调了，单色则无“色”可言。四时之中，春、秋相对而可连言，因而既有“春色”又有“秋色”；冬、夏相对而可连言，因而既无“冬色”，又无“夏色”。成语中的“满园春色”、“平分秋色”，如果将“春”、“秋”换成“夏”、“冬”，哪还像什么话？

唐人杜牧是颇有眼光的，他看出了秋天的魅力：“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霜叶红于二月花”几乎已成千古绝唱。其实，杜牧只看出了一点秋“红”，而未能看出如诗如画的一片秋“色”！秋色，怎一个“红”字可以了得？

如果说，春色是万紫千红，那么，秋色便是万红千紫；如果说，春色是千姿百态，那么，秋色便是千态百姿；如果说，春色是小姑娘，那么，秋色便是大美人……

世纪之末的中秋（1999年9月24日）我觉得特别美 特别幸

福：那天中午，我终于拿到了韩国使馆签证；那天晚上，我终于赶回到故乡镇江——既是团圆，离家三十年第一次回故乡过中秋节；也是饯别，为我第一次远出国门送行。

故乡中秋之夜，亲情如火如荼，月色如水如玉，我沉醉在和和融融的幸福之中，沉浸在欢欢乐乐的遐想之中，内心充满着对汉城秋之美丽的憧憬……

汉城是彩色的、灵动的、美丽的；然而，秋色使汉城变得更加流光溢彩，秋色使汉城变得更加妩媚娇娆。秋色使汉城锦上添花，美不胜收！

那么，秋色是什么呢？秋色是树，是绚丽灿烂的树；秋色是山，是妩媚娇娆的山；秋色是鸟，是自由自在的鸟；秋色是人，是潇洒漂亮的人……

汉城，满街是树，满目是树。仲秋以后，秋风吹拂，吹出了一道道绚丽灿烂的风景线：有的，一条街都是枫树，枫叶红了，红得像火焰，红得像霞彩，红得像舞绸，红得一条街都喜气洋洋。有的，一条街都是后皇嘉树（橘树），叶绿橘黄，绿的显得更绿，显得更鲜，黄的显得更黄，显得更嫩，鲜鲜嫩嫩，一条街挂满了喜悦欢笑。有的，一条街都是人见人爱的公孙树（银杏），扇叶金黄，黄得那么灿烂，扇叶飘飞，飘得那么漂亮。最难忘的是（1999年11月2日），成均馆大学郑相泓博士开车带我去兜风，宽阔的中央大道（大约二十车道）车河浩浩荡荡，两侧都是银杏，天上一片金黄，地上金黄一片，风吹叶，叶追车，车河激起一层层黄灿灿的涟漪。当然，更多的街树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或是枫、松，或是枫、橘，或是银杏、水杉，或是银杏、梧桐，那就是更加美轮美奂了！

汉城，城内有山，城外有山，山山秀美，山外山，天外天，构筑了一片片妩媚娇娆的风景区。游客必去的北汉山（因有白云石，万景台，仁寿峰而又称“三角山”）离市中心二十分钟车程，从道

诜寺（新罗时代造筑）到白云台，古寺，青松，古城，红枫，古泉，白云，令人流连忘返。而位于市中心的南山，正在寓所的落地窗的视野正中。南山之峰的汉城电视白塔，高耸入云。清晨，在万道霞光中，她托起一轮红日；黄昏，在万家灯火中，她顶起一弯明月。秋高气爽的南山更妩媚娇娆，天，湛蓝湛蓝，蓝得爽人；枫，火红火红，红得喜人；塔，雪白雪白，白得娇人！

汉城，树美，山秀，鸟欢，小鸟依人，小鸟怡人。刚到汉城淑明女子大学校时，在校园里，市场边，见到三三两两的鸽子在脚旁蹦来蹦去，稀奇极了！然而，在鸽子山（我给起的名字）上却大开眼界，郑相泓博士“咕咕一咕咕”一声呼唤，四面八方的鸽子闻声而至，大约有数百羽鸽子将我们团团围住，我欣喜若狂，双手轻轻地抱住一羽雪白的鸽子慢慢、慢慢地抚摩她，然后，由下而上，奋力抛起，同时大呼一声——“飞吧”！让这羽白鸽从手中放飞，这放飞的是从未有过的灿烂的心情！

时令已是小雪（1999年11月23日）傍晚，却依然秋意盎然。我独自一人躺在淑明女子大学校对过的孝昌公园的草地上，静静地欣赏着喜鹊（汉城市鸟）一群一群地自由自在地在红枫、银杏、青松林中飞逐嬉戏，真让人不得不感叹——啊，好一幅美丽的喜鹊秋戏图！

汉城之秋，如诗如画，而最美的秋色是人，是潇洒漂亮的人，是美化自然的人，是完善自我的人，是永葆青春的人。在汉城中国语同好会月会（1999年11月14日）上，88岁的咸永祐先生，开怀痛“语”，与我谈“下关”，谈“浦口”，谈汉语，谈笑风生，令人羡慕。友人曾说，也许只有我能像红枫，红得这么彻底，这么美，能在知命之年焕发出一种光彩！然而，同88岁的咸永祐先生相比较，光彩便黯然失色，令人惭愧！不过，在汉城可以随时添光增彩，就在当晚在怂恿和激励下，左挽韩女，右挽汉女，徜徉街头，真的光光彩彩一番——这真像放飞白鸽，放飞出从未有过的灿烂和光彩……

## 2

## 千禧之爱

人类正在走向数字化时代，因而，数字越发显得趣味无穷，意味无穷，尤其是那些特别的数字，则更是耐人寻味了。公元 2000 年已经在望，望得人人心花怒放，望得人人心潮澎湃，望得人人心旌飘荡。

2000 年，不仅是新世纪，而且是双千年！尽管 2000 年已被简化或喜化为千禧，但人人知道这千禧之千不是单千，而是双千。围绕着千禧，各行各业，上上下下，国内国外，都在大做文章，电台有千禧之声，电视有千禧之旅，医院有千禧之婴，影院千禧之片，政界有千禧之党，商界有千禧之酒、千禧之烟、千禧之糖、千禧之水……举不胜举，喜气洋洋！

在喜气洋洋的大欢乐之中，在淑明馆的寓所里，我望着南山，望着汉城塔，望着蓝天白云，脑海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形象，一幕又一幕的场景，一场又一场喜剧、悲剧、正剧、活剧：孔子，墨子，铁达尼克（泰坦尼克），魂断蓝桥，克林顿，莱温斯基，地铁警叟，天桥幼丐……最终，浮现出一个爱字，这个爱字在弥漫，在

充溢，在放射，以至无限无涯——千禧之年，千禧之爱……

孔子和孟子，如今往往并称，而在秦汉时期，孔子和墨子却往往并称。古人以为：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其实一也”（《尸子》语）。孔子贵公，是说孔子学说提倡“仁者爱人”；墨子贵兼，是说墨子学说提倡“兼爱”；“仁者爱人”与“兼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兼爱”说得更明白些。墨子先说不相爱的状态——“今诸侯独知爱其国而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次说不相爱的结果——“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诈必欺愚”。再说“何以易之”（改变这种不相爱状态和结果）的方法——“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子“兼爱”说在新世纪必将大放异彩，提倡“兼爱”，就是倡导人权，复苏人性。而当我把中国江苏徐州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和韩国汉城的“战争纪念馆”联系在一起时，希冀和平，希求天下“兼爱”的心情，就显得格外强烈！

爱，是广相的，广义的，广域的。有了爱，总会有爱情；有了爱情，总会爱得泣鬼神、动天地。爱情，一般走向喜剧，欢天喜地，事过境迁罢了；但，走向悲剧时，却不能忘却。20世纪有两部悲剧电影，难以忘怀：一部是40年代上映的“魂断蓝桥”，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男主角在“蓝桥”上与女主角吻别走上前线，战争结束后发现女主角已当上了妓女。另一部是世纪之末上映的“铁达尼克”（泰坦尼克），背景是冰海沉船，男主角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刚刚相识的女主角。有人说，爱情是毒品，据此而言：（蓝）“桥”上的女人中“毒”不算太深，而（铁达尼克）“船”上的男人，则中“毒”太深太快了。但愿新世纪：“蓝桥”不再断魂，“情”

不再沉船，男男女女不再“英勇壮烈”！

爱情是爱情，情爱是情爱。克林顿同希拉里谈爱情，希拉里是“第一”夫人；克林顿同莱温斯基谈情爱，莱温斯基是“第一”情人。从前“情人”（外妇）往往是倒大霉的角色：戚夫人（汉高祖宠姬），被吕后糟蹋成“人彘”（断手足、去眼、熏耳、饮暗药、置厕中）；珍妃（清光绪帝宠妃），被慈禧太后叫太监活活推到井中淹死。如果说，珍妃沾了一点政治色彩，那么戚夫人则纯然是情感因素——谁让皇帝喜欢你的？伴君如伴虎。其实，“君”的那些“后”（皇后、太后）更是虎，而且是张开血盆大口的——母老虎。最毒是母老虎，最可怕的也是母老虎。俗话“最毒莫过妇人心”，最初大约是直指吕雉这个恶女人的。如今，世道变了，倒霉的倒是男主角克林顿。而莱温斯基却倒因“情”得福了——身价陡增，一时“名”满天下，“财”源滚滚。其实，以“爱”的本质而言，爱情是一种爱，情爱又是一种爱，“爱”“爱”名异，大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相容。至贵至圣如总统克林顿们都尚且难免爱感情困，何况平头百姓乎？这大概与孔老夫子再三再四倡导“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共通之处吧。要点是“和”，而关键是“异”。也许，有人会说爱情之爱是排他的。但是，若排的“他”是长辈，则婆媳不和，翁婿不谐；若排的“他”是同辈，则兄弟不亲，姊妹不睦；若排的“他”是异性之辈，则夫妻只能是孤家寡人、形影相吊了！

爱，需要锦上添花，更需要雪里送炭。有人扮“酷”，较着劲儿给“小姐”们献殷勤，出手阔阔绰绰，一甩则成千上万，可是对睁大眼睛的“老少边穷”的孩子们却视而不见，“一毛”不拔。这是“盲”爱！有人，怜香惜玉，则趋之若鹜，而怜贫惜老，则避之惟恐不及，这是“偏”爱！老弱贫残无助无爱，往往沦为乞丐，乞丐需要关爱。在汉城跑了几个月，只遇见两个乞丐：一是在行进的地铁车厢里：一位髻叟，脖子上套着一个小录音机（或是收音机），

放着音乐，左手拿着钱匣（空空如也），右手拄着拐杖，默默地在走，在等待“恩赐”。走到面前时，我犹豫了一下——只有万元整钞（韩币）——终于没有伸出手给他；他，一步一步，走了很长很长，都未见有人伸出手来，我心理顿感悲凉。二是东大门的地铁出口处：一位截去下肢的男人，坐在阶梯靠墙的一侧，低着头，遮着脸，一语不发，在等待“恩赐”。我将硬币统统掏了出来，也大约只二、三千元吧，算是献了双份爱心！然而，在中国一些著名大都市的天桥上的幼丐，却完全变味了！利欲熏心的大人在远远近近处监控着幼丐，而幼丐则对过往行人——尤其是“老外”，死“乞”白赖，死皮赖脸，非得让你留下“过路费”。这种情景令人不寒而栗，令人欲“爱”而止！

爱，时时需要，事事需要，处处需要，人人需要——上至总统，下至乞丐，概莫能外。世界正走向多元化，而多元化的世界更需要多元化的爱、多相化的爱！墨子的理想境界是，兼爱博大，“若日若月”，兼照天下，兼照四方，兼照西土。千禧元旦，瞻望未来：21世纪一定是爱的世纪，一定是“若日若月”的爱的世纪，一定是人类走向博大兼爱的世纪！

啊，我的爱——献给公元2000年元旦，献给我爱的人，献给爱我的人！

啊，我的爱——我的太阳，我的月亮！

1999年12月31日于大韩民国首都。

## 3

## 韩国教育观“花”

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我在韩国淑明女子大学当了两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学中国语言文学，因而对韩国的教育有了一些了解，但本质上还是“走马观花”。

## 上课：不近人情与太人情味了

我于 1999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点到达汉城淑明女子大学，这天课表上有我晚上的课，我想大概不会让我上。但是，系助教请示了教务处，在我稍稍喘口气后便告诉我说，今天晚上的课是要上的。这时，真有点令人气愤了——韩国人怎么这么不近人情！

既然要去上晚上的课，总得要先吃一顿晚饭吧。然而，我没有钱（韩元）先我一周到校的一位中国女教师慷慨地借给我 1 万韩元，我就上街去买柴米油盐了。上街回来，淑明女大教务处处长睦银均先生来看我，并又带我上了一次街。而且还给了我 10 万韩元备用，我推辞再三，最后不得不收下。这时，我又觉得韩国人太有人情味了。

在送我去教室上课之前，睦处长又特意关照。“刚刚来，今晚

的课可稍微提前一点下课。”而我一站到讲台上，精神就来了，自我介绍：“韩陈其——南京韩家巷——韩国——韩国人韩文先生”。这说的是一段小故事：我从外地调入南京住在韩家巷，被公派去韩国，在飞赴汉城的飞机上又巧遇韩国人韩文先生。这段小故事可产生了大作用，许许多多的同学因此而喜欢上了我，喜欢这种“韩”缘。不知不觉中，早就过了 3 节课该下课的时间，我，意犹未尽，而学生，也情犹未尽。

### 教材：100% 的自主权

韩国大学的中文教学，厚古薄今，重文轻语，似乎成为传统：而汉语教学尤其是现代汉语教学更为薄弱，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缺少甚至没有现代汉语方面的专业教师。汉语教学，没有规定的大纲，没有统编的教材，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想怎么考就怎么考，教师享有 100% 的自主权。我给韩国学生在第 1 学期开 3 门课程：《应用中国语》、《中级中国语》、《中国语学史》（《中国语言史》、《中国语言学史》），学生们最喜欢用我的《中国语言论》作研究教材，用《游韩咏叹调》作本科生补充教材。

什么是《游韩咏叹调》呢？这是我在教学之余为韩国唯一的汉文报纸《韩中日报》写的连载散文随笔，随时发给学生用作补充教材。第 1 篇《游韩咏叹词》（A 调）是《三韩缘》，写的是自己；第 2 篇《游韩咏叹调》（B 调）是《韩中女名异同谈趣》，写的是学生；第 3 篇《游韩咏叹调》（C 调）是《淑明“美”思》，写的是学校（南京师范大学、韩国淑明女子大学）。2000 年暑假，淑明女子大学 50 余名师生集体访游南京师范大学，大约与我的《游韩咏叹调》的鼓吹，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吧。

### 话剧：中文系的时尚追求

作为韩国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说说中国话，唱唱中国歌，是寻

常事，而要排演一出两三小时的中国多幕话剧可就不寻常了。但是“不寻常”已逐渐变成了“寻常”，变成了“时尚”，几乎是一门必修课了。

淑明女子大学的中文系是名校大系，在韩国颇有影响，学生颇受社会欢迎。一年一度的中国话剧演出是一件大事，学生关注，社会也很关注。

话剧的演员主要由老生担任。1999年底演出的话剧《谁是老大》共有18位演员。有一个主要演员叫吴恩贞，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原先是学化工的，在清华大学读化工方面的研究生，后改学中文，从大一读起，学得非常好。这次演中国话剧，她请我指导，但在教练一段京剧道白时，我却卡了壳——虽然我是在8个京剧样板戏的包围声中长大的，可实在不会唱也不会“白”。于是我老老实实地说：“京白我说不好。”这时，她有点疑惑甚至惶惑。后来正式演出时，她的那段京白却真说得有板有眼，京味十足。她究竟如何学会京白的，至今还是个谜。

排演话剧，既是提高汉语水平、体味中国文化的大好机会，又是提升学校整体形象、联系社会群体的极佳方式。一个16开12页的节目单，除了剧情介绍和人物介绍外，共刊登大大小小广告30多则，广告内容涉及餐饮、旅游、文化、销售等许多领域，既筹集了资金，又宣传了学校，更锻炼了自己，一举而数得，利人利己利校利商。

《谁是老大》话剧公演的那天，盛况感人，真像过节一样。剧场里座无虚席，演到慷慨激昂处，观众报以热烈掌声，演到扣人心弦处，观众为之唏嘘感慨。那娴熟的演技，那流畅的对白，那魔幻的灯光，那逼真的道具，那迷人的音声，都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 分数：严酷甚至残酷的比例

中国的学校有句流行的口头禅：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但我确实没想到，在韩国大学里，分数也是那么的重要。

在淑明女子大学中文系，有期中考试，但可考可不考，而期末考试则必考无疑。考试的方式由老师定，可开卷也可闭卷；考试的时间也由老师定，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而考试的成绩，则由不着老师全权决定了。

考试成绩分为五级：A, B, C, D, E，而每级又分 3 等，各级又有一定的比例，而这比例又是铁律——来不得半点通融。我教的学生，大约 90% 可以评为 A 级，但实际上只能评 33.3%。因此，只好以比例为铁则层层减级，层层减级由电脑根据比例完成。有一个金姓的女生选了我 3 门课，但在层层减级中都减到了 C 级。C 级意味着必须重修，重修必须重新缴费。她向我哭诉，哭得我心都碎了，凭心而论，她的的确确是个好学生，考得也是相当不错的，怎么说也不该重修。这个女生在无奈之中走了，走得很远——到台湾去留学了。

有一次在韩国京畿大学演讲时，同韩国教授谈及此事，他们说，这是韩国教育部的规定，目的是纠正送分现象。由于按比例评分是针对 20 人以上的班级而言的，而 20 人和 20 人以下的班级则可不按比例评分，因此，学生们选课的时候往往控制在 20 人以下。这也可套用中国的一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有的课机会难得，不得不选，也就顾不得什么“人满为患”了。

### 侃：谈天与谈心

韩国有很多女子大学，最有名的是梨花女子大学和淑明女子大学。在女大，男教师特别受欢迎。2000 年春季，选我《中国语学史》的博士生、硕士生有 10 多位，而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教师却无研究生选她的课。这可能是重男轻女的一种高雅的表述吧！

韩国女大学生，好客善饮，他们请我吃过不知多少顿饭，我几乎没有回请过她们，只是请部分学生吃了我做的茶鸡蛋，一人两只。有位李姓的学生，当场只吃了一只鸡蛋白。我问：“为什么？”

她告诉我：“另一只是留给爸爸妈妈吃的，因为味道太美了，想让爸爸妈妈分享分享。”

韩国女大学生，很会“侃”。还是那位演话剧的主角吴恩贞，她告诉我：“我是属虎的。其实在韩国人们不喜欢属虎的女孩子。因为虎就是象征着勇猛。一般来说，属虎的女孩子性格会过于倔强，命运也会很坎坷。当然，这其实是迷信的说法，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虎。虎给人强烈的印象和毫无畏惧的勇气。我也希望像它那样。”这不仅可以看出小吴同学的个性，而且还可以看出韩国女性独立自由的人性。有一次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电影广告画——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洗脚。我问韩国学生：“这是否真实？”她们说：“希望能这样，但实际是相反的。”

侃起来，免不了谈到爱与性。有的韩国女生看起来还像个孩子，其实已经是孩子母亲甚至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有的韩国女生老大小不小的，还不想谈恋爱结婚。还有的韩国女生特别钟爱中国男生，希望有缘嫁给一个中国人——学中文的目的是为了谈情说爱。

韩国有红灯区，而且是公开合法的。我曾就红灯区问题开了个小小座谈会，韩国女生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的。她们告诉我，韩国男生在服兵役前大概都会去红灯区的，婚后男子在妻子怀孕、坐月子期间也往往会去红灯区的。有一个女学生告诉我，她每周都去一趟红灯区，帮助妓女的孩子学文化，做免费家庭教师。

## 惜别：汉城与北京

每当我进出淑明女大时，门卫举手致敬，我感到自豪；每当我在大街小巷遇见淑大女生时，女生鞠躬致敬，我感到自豪而且幸福。这种自豪感和幸福感在毕业谢师会上感受得更加深切。

毕业谢师会在韩国汉城明洞的五星级世宗饭店举行。女大生，一个个浓妆艳抹，好像待嫁的新娘，幸福、激动、娇美动人。她们鱼贯而进——一向在座的老师鞠躬致谢，我虽听不懂她们的韩语，但

却懂得她们的感情。老师流泪了，学生流泪了，我这个外国人也流泪了。那是幸福的眼泪，那是幸福的惜别——好像父母在送别过嫁的女儿！

一位叫刘丁美的女生给我的照片题辞是：“我们舍不得离开您，我们都忘不了您的讲学。老师，谢天，谢地！”韩国女生大都为基督教徒，谢天，谢地，是最诚挚的最深广的感谢！

真想不到，在 2000 年秋季，我那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韩樾夏与我那在汉城读女大的学生曹惠莲相识了，他们成了朋友，这太让人高兴了……

这是我的韩国教育观花散记，韩国教育有没有值得借鉴的抑或是不可取的呢？还是留待读者去评说吧！

## 4

## 韩中女名异同谈趣

我是语言学教授：因为人名是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所以对人名颇有兴趣；又因为职业是教师，所以对人名便更有了双重意趣；再因为在韩国女大任教，所以对韩中女名便产生了三重的情趣和谈兴。

以个人而言，人名是一个须臾不可离身的交际代码，是一个区别符号，如果全球几十亿人都成“无名氏”，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混乱世界！以民族而言，人名是一种民族的标志，如：一说“王羲之、王献之、王静之、张飞、金庸”，便知道是中国人（汉族）；一说“阿廖沙、别林斯基、戈尔巴乔夫”那长长短短的名，便知道是俄罗斯人；一说“山本太郎、岛邦男、伊川笑子、健一郎、健次友子”那别别扭扭的名，便知道是日本人；一说“大卫、维克多、山姆、克林顿”，便知道是美国人；至于“阿拉法特、穆罕默德”，其标志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韩国和中国，一衣带水，水相连，心相通，人名相似，女名尤其相似。我在南京的大学任教时认识了三位韩国的女孩，三位女孩